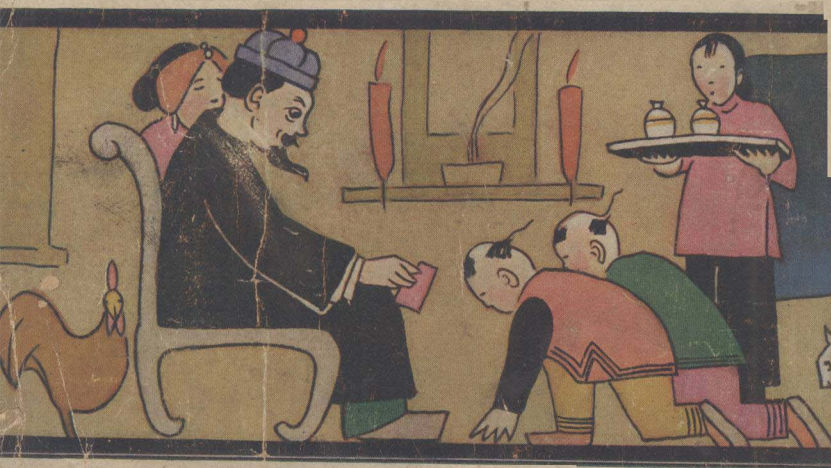




妻子匡編著

新年風俗志

周作人題

婁子匡編

新年風俗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再版

汪

(30877)

新年風俗志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婁子匡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鄭光昭)

周序

在小時候不知怎的對於時令的記載很感到興趣。最初見到一本不全的歲時廣記，常常翻看，幾乎有點不忍釋手，後來得到日本翻刻本顧祿的清嘉錄，這其間已有十多年之隔了，但是我的興趣不但是依然如故，而且還可以說是有點兒增加。這是什麼緣故呢？簡單的說，大抵因為我是舊式的人罷。中國舊日是農業的社會，不，其實現在也是如此，不過因了各色人等的努力使得農村日就毀壞罷了，——中國舊日對於節氣時令是很看重的，農家的耕作差不多以節氣作標準，改用公曆，加上許多政治意味的紀念日，使牠國家化世界化了，這當然很好，但總之不是需要的農民曆，這比頭上掛不住簪帽還要不方便多了。田家作苦又是無間歇，或是不平勻的，他們不能按了房虛星昴來休息，忙時忙殺，却又說不定閑時閑殺。這樣說似乎農夫也是三個有閑的朋友，未免冤枉了他們，然而的確是有農閑，也就只有這時間可以休息或娛樂。我們城裏人鬧什麼中秋、端午，插菖蒲，看月

亮，鄉下人只是一樣的要還賬，實在沒有多大味道，但是講到新年以及各村不同的秋社，那真是萬民同樂的一件大事。子生也晚，已在馬江戰役之後，舊社會已開始動搖，然而在鄉間過舊式的貧賤生活也總有十幾年，受的許多影響未盡消滅，所以對於民間的時節風物至今還感到興趣，這大抵由於個人的經歷，因生愛好，其以學問為根抵的緣因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了。

若是從學問上說，這些歲時節氣却不是那麼微末無價值的。大家知道，英國彭女士的民俗學概論中第二部風俗編有一章是講歷及齋日、祭日的，在問題格中也詳細的指導學人去紀錄蒐討。年和節氣是從太陽來的，月的變換則是根據月亮，所以歷的安排實在是很困難，羅馬該撒大將的那樣辦法，確如彭女士所說，只是把這問題決定而不是能夠解決。本來既有陰陽之分，後來又加上新舊之別，在習慣上便留下多少零亂的舊跡，據說英國也還有這種情形，如財政結算及十年一次的國勢調查都以四月五日為期，即是古時的「老太太節」。聰明的人所想像的那樣世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除夕照常關門，元旦相見腴腴眼的社會未曾出現之前，人總難免有執着煩惱，歆羨嫌忌，那麼古舊的老太太節之流也就有她的勢力在人心裏了。季節有些像是

一座浮橋，從這邊走到彼岸去，冬盡春來，舊年死了，新年纔生。在這時候有許多禮節儀式要舉行，有的應該嚴肅的送走，或掙出去或簡直丟掉，有的又同樣嚴肅的迎進來。這些迎新送舊的玩意兒。聰明人說牠是迷信固然也對，不過不能說牠沒有意思，特別是對於研究文化科學的人們。哈理孫女士在希臘神話的引言中說，「宗教的衝動單只是向着一個目的，即生命之保存與發展。宗教用兩種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一是消極的，除去一切於生命有害的東西，一是積極的，招進一切於生命有利的東西。全世界的宗教儀式不出這兩種，一是驅除的，一是招納的。」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驅邪降福，雖然平常多是題在鍾進士張天師的上頭，却包括了宗教儀式的內容，也就說明了歲時行事的意義了。

一年裏最重要的季候是新年，那是無可疑的。換年很有點兒抽象，說換季則切實多了，因為冬和春的交代乃是死與生的轉變，於生活有重大關係，是應該特別注意的，這是過年禮儀特別繁多的所以，值得學子調查研究者也就在這地方。可惜中國從前很少有人留意，偶然有清嘉錄等書就一個區域作縱的研究，却缺少橫的，即集錄各地方的風俗以便比較的書物。這回婁子匡先生編述

新年風俗志，可以說是空前的工作，這在荒地裏下了一鏟子了。婁先生編此書成後叫我做序，差不多有大半年工夫了，我對於此道雖有興趣，但是老不用功，實在空虛得很，序文做不出，光陰却迅速的過去了，日前得來信知道即將出版，只得趕緊拉雜寫成，真是塞責而已。松仁纏和桂圓嵌胡桃的攢盒已擺好了，却又把一包梅什兒放在上邊，得弗爲人客所笑乎。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周作人撰於北平。

顧序

我自己做小孩子的時候，每逢節令，吃到許多特別的食物，看到許多新奇的東西，尤其是大家穿了新衣裳，紅紅綠綠的走着玩着，滿覺得自己是被一種神秘的快樂的空氣包裹了，這種快樂鬚鬚是天上的仙女散下來的，充滿了高貴而又溫和的意味；又鬚鬚這些花樣是天上規定了的，有不能改變的意義。

後來長成了，知道這種快樂是人造的，便戳穿了神秘的幻想。加以近年來國家遭逢了極大的內憂外患，使得人民逃死無所，失掉了生命的樂趣，每逢節令，有的敷衍一下，有的竟毫無舉動，差不多已把節令忘記了。又加以改用陽曆之後，政府當然禁止陰曆節令的娛樂，而陽曆節令的娛樂還沒有養成，又差不多不許有節令了。現在的小孩子感受到的節令的趣味，那裏有我們幼時那麼濃厚。如果我們民族永遠受着時勢的壓迫，大家除了穿衣吃飯之外更沒有羨餘的要求，又加意外的

摧殘，恐怕這種節令的快樂要在數十年內消滅了。

數年前，我略略做了些民俗學的研究，才領悟到這種類乎迷信的儀式實有存在的必要。因為一個人在生命的長途中，時時在求安慰，一定要有了安慰才能奮勉地從事工作，不灰心於一時的痛苦；而這種節令的意義是在把個人的安慰擴充為羣衆的安慰，尤有重大的關係。節令是什麼？節令不是迷信的祀神廟期，乃是工作的休假日。就說新年罷，已經很勞頓地作了一年的工作了，該得喘一口氣，盡力快樂一下，然後再整頓精神作第二年的事。這快樂，應當是什麼呢？是賭錢嗎？是嫖妓院麼？不是，如果如此，又流入個人主義了，又流入消極的人生觀了。我們要掉龍燈，跳獅子，放煙火，點花燈，讓大家一齊快樂，使得大家好提起精神，增進這一年中的生產的效能。

若有人說，節令的迷信成分不是很重的麼？就說新年，祀神甚多，所謂「七人，八穀，九天，十地，」天天叫人到廟裏燒香，不是應當廢除的麼？我將答說，這種話若在將來國民智識提高了後說着是很對的，但在過去及現在，政府對於民衆教育漠不關心，而空言破除迷信，是謂捨本逐末，不但毫無效果，并且使得民衆對於智識更將發生一種惡感的成見而不願接受現時代人應有的智慧。何況

從前的婦人女子是不許出門的，終年受着監禁的人們忽然可以借了燒香的名義，到廟裏去鬆散，把呆板的生活調劑一下，這在精神和身體上都是極有益的事情，這個益處遠超於迷信的害處以上，我們那裏忍得非薄它呢？還有，從前是沒有公園的，而廟宇正是公園的替代。一切遊藝，都在廟宇的曠場上舉行，所以逛廟的性質就等於逛公園。試看北平新年中香火特別的繁盛的處所，如東嶽廟，白雲觀，請去統計一下，是燒香的人多呢？還是游玩的人多呢？若說，北平的公園很不少了，而新年中的人們還是到廟裏去的多，可見迷信的量高出於游玩的量。這句話也不對。現在的公園要買票，要衣履整齊，不許賣藝負販的人進去，根本上已與民衆隔絕；我們正不需要這種只供中產以上的人們做優游之地的公園。

婁子匡先生是我們研究民俗學同志中最努力的一個人，我們許多人受了職業的限制，往往走到別條路上去，他還是不厭不倦地在他的業餘的時間搜集了許多風俗材料，要編成一部中國民俗志。他搜集端午老虎畫，去年寄給我，看種類在二百餘，已在師範大學禮俗雜誌上發表了一部分。今年又來函告我，民俗志中的一部分，關於「新年」的快出版了。其中所搜集的，有浙江、江蘇、福

建、廣東、廣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甘肅、貴州、雲南等十三省。固然尙不完全，但有了這一部書之後，繼續搜集就容易了。我佩服他的勇氣，尊敬他的努力，所以寫了這篇序，略抒我對於節令的見解。希望政府裏的人，對於這種看似淺薄而實在與國民精神有大關係的節令娛樂不要摧殘；一班民衆呢，也應把富有團體性的娛樂在節令期間充分的表現，盡量的發展。

顧頤剛，廿一，九，十六。

愛序

中國民俗學運動，在不多幾年中，已集合一般研究者於一處，這些研究者，已遠從中國境界以外，得到注意與承認。她（中國民俗學運動）已從良好的，而且現代的人種學，民族學的教養之基礎上，向着過去所忽略的工作上作了新穎的躍進。固然，在過去已經有過民俗的資料的彙集，但那些資料中大部分只是從文獻上收集來的，與實際的田間工作“Feldarbeit”，毫無關聯。這真是我底可敬的遠方同志婁子匡先生之一件很大的成就：他破天荒地在最廣闊的意義上將全中國新年風俗與新年習慣採集了起來，從而樹立了此後關於中國民俗學研究工作的一個榜樣。因為正與他（婁君）底模樣，具着相同的模範性的，就如一切神話史的作品一樣的，有顧頡剛底孟姜女故事研究。

中國新年風俗志這部書，是一種拓荒的工作，雖然它（這部書）將來少不得還要有許多的增

補和修改，但它的價值，並不因此而減少。我們大家都希望着不久將再有許多此類的書寫成。因為民俗學的收集工作是快速的，而且是比較樹立假說與理論更爲重要，這爲的是她（收集的工作）具有一種持久的價值的緣故。

還有一點：這就是在我們德國也是非常少有的事——一種民俗學的書，會達到刊印第二版的需要，縱然第一版的份數是很少的。民俗學的書，是很少有人來購買的。這不僅爲的是我們底書價昂貴而在中國的書價便宜，而且很可能地爲的是，在中國似乎是存在着更衆多的興趣，且已將此種興趣普及到廣大的讀者之事實。在我底眼中，那是中國民俗學會的一種崇高的成就，而且也一定只是貴會諸同志底良好的工作的結果。

一九三三，七，愛堡哈特博士序於柏林民族學博物院。

Wey Burhard.

自序

半是自己底愛好，半是朋友的鼓獎；我將開始從事於這規模也還不小的課題——計劃在十個年頭之中，編集一部異國學界認是中國缺憾的，也是國內學界所需求的史料，中國民俗志。因為個己底希冀，確比人們底期望更熱烈；明知這途徑的是迢遠的，我却願像駱駝的行進，踏上了這浩瀚的戈壁。但是這沙漠的廣大的地上，並不少青青的草和涓涓的水，正期待着人們，俯身去掇拾和汲取。

我草草的擬定這書要分二十幾個篇章，牠（篇章）需要權量我們中國所寶藏的，牠需儘量包羅各家分類意見的每一門；目今暫且決定的是新年、清明、端午、中秋、七夕和重九、婚俗、喪儀、生誕、競技和嬉戲、集會、仙·神·鬼、預兆和占卜、符咒和魔術、病與土醫方、祭儀、故事、神話、傳說、歌謠、謎語、諺語、歇後語、方言、民舞和民戲……這，需求着自己和朋友來刪增。

這打開大門的一本小書底印行，不僅德國畏友愛堡哈特博士認為能有再版機會，是覺得稀小的詫奇（參閱愛氏序）就是我自己也以這書輯成是難使誰會顧及這文化之海底一滴呢。事實却不如意想，由自己的團體印了若干部樣書，似乎已打動人同情，更由這同情的快意，刺動我從事這再次的改編，和再次的付梓了。

新年的風俗，委實是耐人興趣去探探，更是我們偉大的國土中所流傳的各地不同的多量的風情。從牠（新年）底行事，提出某一個儀式和慣例，那就是一個巨大的豐富的值得探討的課題。譬如新年——歲首決定的標準，古今東西各個民族、國家所採取的並不一致；有的是利用某種顯明的天文現象，或是天文學上的時期的。如我們的中星、斗建、埃及底以「西留斯」晨現，從這天文現象而定新年。再像我們底冬至，印度猶太底春秋分，希臘底夏至，是從天文學上的時期定出了歲首。有的是用歷史上的紀念日或其他類似日的，像以基督底誕辰為年首和俄國底新曆就是。更有以氣象事物的週期循環，如季候風，雨雪期，以及鳥獸蟲魚的隱現來去……判定一年的開始之日——新年。

中國底舊曆新年，是最有趣的一個季節，現在是快將似鳥獸蟲魚的隱去了，這更引起多少人底去思呢？我現在把牠縮印記述起來，不敢說是復古戀舊，但却像嚼橄欖兒的嗜牠後味，這後味是引人探求的啊！

再待說明的，就是本書資料底來源。這，全是活生生的新從民間摘來的鮮花，並不是由地層古棺和舊書殘冊中得來的死奄奄的字文。也是我由衷的感荷我底同工們各以寓公或土著的利便，精明的記錄給我的。無待說明的，該謹謝異國的友人愛博士和創導民俗學運動的周顧兩教授給我濃烈的鼓勵和光榮的贈序。

一九三三冬，子匡序於中國民俗學會。（杭州忠孝巷）

引歌一首

川滇蠻子新年歌

唱首新年歌，當着新年到，大家趕唱罷！火節也一樣（註一），節到唱節歌；新婚也一樣（註二），喜到唱喜歌。茲值新年臨，當唱新年歌；火節若來了，才唱火節歌；新婚若來了，才唱新婚歌；像彼戰爭時，戰旗當揭起；像彼水漲時，湍激急滾去；像彼趕場時（註三），正值棉花翳。

（註一）蠻子以六月二十四前後兩天，在夜裏舉行玩弄火把，甚爲熱鬧。其歌詞多係邀朋結友及時行樂之類。

（註二）蠻子當迎娶之夕，男女老幼當酒酣興暢之際，互相唱答，常有以頭帕或各種服裝來做口戰的賭具，勝者得物，負者獻物，玩至達旦，方肯罷休。

（註三）趕場，即「赴城市」之義。